



☒ 明清文人与茶的小品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8-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雯,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536

《梦厂杂著》。

¹⁸ 徐珂（1868-1928），字仲可，别号纯飞馆主人。杭县（今杭州）人，清光绪间举人。尝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长于文学，善诗词，尤喜搜辑有清一代朝野遗闻及基层社会事绩，遂编成《清稗类钞》一书。有《小自立斋文》。

¹⁹ 唐晏（1857-1920），满族人，姓瓜尔佳氏，名震钧，字在廷，自号涉江道人。博学多闻，著述颇丰，有《天咫偶闻》等。文中所引《煎茶说》见《天咫偶闻》。

²⁰ 见《袁宏道全集》。

- ² 陆树声 (1509-1605), 字与吉, 号平泉, 明华亭人。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 授编修, 官至礼部尚书, 性恬退疏散, 有林下之志。卒谥文定。有《陆文定公集》。
- ³ 田艺衡 (生卒年不详。约明穆宗隆庆中在世。) 字子艺, 钱塘人。拖闻好奇, 著述宏富, 世以比之杨慎。有《田子艺集》《煮泉小品》《留青日札》等。
- ⁴ 屠隆 (1542-1605) 字长卿、纬真, 号赤水, 鸿苞居士, 明鄞县人。万历进士。有异才, 落笔千言立就。曾任青浦知县, 常招名士纵情诗酒, 游山玩水而不废吏事。后迁礼部主事, 罢归, 生活困顿, 以卖文为生而终。有《鸿苞集》《白榆集》《由拳集》《考槃余事》等。文中所引《人品》见《考槃余事》。
- ⁵ 周履靖 (生卒年不详) 字逸之, 号螺冠子, 明秀水人, 好金石, 工篆隶章草晋魏行楷诸体。专力为古文诗词。尝编籥引流, 杂植梅竹, 读书其中, 自号梅颠道人。有《夷门广牍》, 《梅坞贻琼》《梅颠稿选》。
- ⁶ 陈继儒 (1558-1639), 字仲醇, 号眉公, 又号麋公, 明华亭人。诸生, 隐居昆山之阳, 后筑室东佘山, 杜门著述。诗文书画兼擅, 时有名气。屡奉诏征用, 皆以疾辞。有《陈眉公全集》。文中所引《茶董小序》见《晚香堂小品》。
- ⁷ 张岱 (1597-1679) 字宗子, 号陶庵、蝶庵、天孙, 明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诸生, 明亡, “无所归止, 披发入山”, 穷困以终。其《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均为小品, 题材广泛, 无所不记, 取诸家之长, 集晚明小品之大成。有《螂嬛文集》。文中所引《闵老子茶》见《陶庵梦忆》。
- ⁸ 廖燕 (1644-1705), 初名燕生, 字人也, 号才舟, 清曲江人。生明季节甲申崇祯国边变之岁, 及长, 抗节不仕, 以布衣终。一生专事著述, 善诗文戏曲, 又工草书。有《二十七松堂文集》。文中所引《半幅亭试茗记》见《二十七松堂文集》。
- ⁹ 张大复 (1554-1630) 字元长, 号病居士, 明昆山人。诸生, 壮岁尝游燕冀齐鲁, 以哭父丧明, 有《梅花草堂笔谈》《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文中所引《茶说》《试茶》均见《梅花草堂笔谈》。
- ¹⁰ 见《袁宏道全集》, 《张幼于》。
- ¹¹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 ¹² 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
- ¹³ 潘介 (生卒年不详), 明末清初人, 字幼石。《中冷泉记》一文系张潮的《虞初新志》所收。
- ¹⁴ 许然明《茶疏》。许然明 (生卒年不详), 名次抒, 明钱塘 (今浙江杭州) 人。
- ¹⁵ 许世奇《茶疏小引》(《丛书集成》所收。中华书局, 198年)
- ¹⁶ 徐献忠 (1469-1545) 字伯臣, 号长谷, 明吴 (一作华亭) 人。嘉靖四年举人, 授奉化令, 有政绩。寻弃官, 寓居吴兴。与何良修、董宜阳、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名, 时称“四贤”。有《长谷集》《吴兴掌故集》《水品全秩》等。
- ¹⁷ 俞蛟 (1751-?), 字清源, 又字六爱, 号梦厂居士, 浙江山阴 (今绍兴) 人。乾隆举人, 一生仕途未显, 以绘画、写作为生趣。有《梦厂杂著》。文中所引《工夫茶》见

往来惠山，始得专力此道，时瓶坛盏，未能斯须去身，凡朋友议论不彻处，古人诗文未畅处，禅家公案未释然处，一以此味消之，不独除烦雪滞已也。一日携天池斗品。偕数友汲泉试茶于此，一友突然问曰：“公今解官亦何有愿？”余曰：“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陆蔡诸公供事其中，余辈披缁衣老焉，胜于酒泉醉乡诸公子远矣。”

这段话可以说是袁宏道的肺腑之言。他在做官期间，每天忙于处理公务，这时是“茶癖尽蠲”，可见没有闲情雅致是一件如何可悲的事情。一直等到他有了闲暇，才“始得专力此道”，于是“凡朋友议论不彻处，古人诗文未畅处，禅家公案未释然处”，一概以茶消之。而当朋友突然问他：“公今解官亦何有愿？”他的回答是，只“愿得惠山为汤沐”，终身与茶为友。这正是当时文人雅士们的内心真情。

从上面这么多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茶的小品中都透出一股幽雅的闲情，可以说在文人雅士的品茗中，茶与闲情雅致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缺一。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茶的小品与当时文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小品中所透出的尚隐，参禅求道，闲情都是当时文人们所憧憬和向往的。一是从明末到清，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向往山水自然，向往过隐居的生活。二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并不排斥佛教和道教，而当时的士大夫又热衷于参禅问道，尤其是对仕途感到厌倦的士大夫，隐居山野之风日盛，他们修禅学道，以之为乐。再加上寺庙和道观都在山林中，又兼有煮茶的好泉水，更重要的是僧道对品茗之精通并不亚于隐士高人，所以文人的饮茶又多与释道有关。三是当时的文人并不是投身隐逸就排斥对生活的享受，也并不是修禅求道就放弃俗世的一切，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超尘脱世的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需要闲情雅致，以闲情雅致来品茗，就能真正地达到这种近乎无为清静的超脱之境。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尚隐，参禅求道，闲情使这些文人懂得了品茗的真味，茶的小品就是文人雅士们写下的他们在饮茶时的所遇所感。

¹ 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126页。

而能与茶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也必定是有着闲情雅致的。

又俞蛟¹⁷有《工夫茶》一文，其中写到煮茶“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在这里，作者先讲该如何煮茶，水一定要用细炭煎，等水开始沸后，才可以将茶叶投于壶内将沸水冲入，冲好后把盖子盖好，然后再用热水浇烫茶壶和茶杯一遍，这以后才能斟茶。而接着的品茗，作者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是细嗅其芳烈之香，方可呷之，这里用“细呷之”，意在强调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品茗，这样茶才会“较嚼梅花更为清绝”，因此猜拳痛饮的酒徒们是无法领略其中风味的，因为他们是决不会有这种耐心和这种情趣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是非常注重品茗时的情趣的，这情趣即是文人的闲情雅致。

许然明的《茶疏》中有“饮时”一节，那是该“心手闲适，批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这些都是文人雅士们在饮茶时所追求的意境，若没有此情此境，他们是宁可不饮的。象徐珂¹⁸的《清稗类钞》中记的《冯正卿论烹茶》，写冯正卿认为“饮茶所宜者，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同僮。”还有唐晏¹⁹的《煎茶说》中的“凡煎茶止可自怡，如果良辰胜日，知己二三，心暇手闲，清谈未厌，则可出而效技，以助佳兴。若俗见相缠，众言嚣杂，既无清致，宁俟它辰。”都是些类似的东西，可见当时的文人雅士都将饮茶看成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行为，所以他们要在寂静幽雅的环境中饮茶，而且也要求自己有了闲情雅致后才可以饮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领略到茶中的真谛，才能达到超尘脱世的境界。

总之，茶的小品中关于闲情雅致的描写几乎是处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再看袁宏道的《惠山后记》²⁰，就会明白当时与茶的小品有缘的文人为什么都有闲情雅致了。袁宏道这样写道：

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专其嗜于茶，僻居江乡，日与新化安化泥汁渗潢为偶，如好色人身处宛邓，癭瘤满室，自以为左墙右施，不知有识者之从旁欲呕也。吏吴以来，每逢好事者设茶供，未尝不举以自笑。然务烦心懒茶癖尽蠲，虽复倾国在前，而主人耄且聩，较之癭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余居锡城，

是能够知茶味的。而上述的具有清静淡泊性情的人都是能得到茶趣的，而这些人若是没有闲情逸致的话，何以有清静淡泊之性情。

再看周履靖的《茶德颂》，写“有嗜茗友生，烹淪不论朝夕，沸汤在须臾，汲泉与燎火，无暇蹶长衢。竹炉列牖，兽炭陈庐，卢仝应让，陆羽不知”。这位茶迷不论早晚都忙于烧水泡茶，连到街上看的时间都没有，屋里面都堆满了烧水的炭，他对茶的喜爱连唐代的饮茶高手卢仝也要让三分，其中的雅趣就连茶圣陆羽也不得而知。在文中，茶里的功用可以说是如同仙饮，喝一口就心怀舒畅，再喝一口思绪敏捷，心里的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再昏昏沉沉，嗓子也感到清爽而能发出高声。作者在文中还提到自己在知道了饮茶的真谛后“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玉川原是井名，因卢仝曾汲此井泉煮茶，自号玉川子，所以此处代卢仝。卢仝的煮茶方法为后世的文人所看重，所以称之为“妙法”。而鲁望则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字，他曾著有《品第书》，专论茶之品第。又有与皮日休唱和茶诗20首，这些诗中自有一股幽闲的情趣，这就是作者要追慕的原因。卢仝也好，陆龟蒙也好，都是以具有文人的雅趣而为后世文人所传诵，这位嗜茶朋友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中的闲情雅趣自然是可想见的了。

又张岱有《闵老子茶》一文，专写自己向闵汶水讨教茶艺，并与之结为挚友的经过。张岱作为当时的名人，很有声望，他听朋友说起闵汶水煮的茶很好喝，就去拜访汶水。他不管汶水对他的奚落，从午后一直等到夜深，并对汶水说“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于是为他煮茶。在饮茶过程中，张岱既能识茶，又能辨水，汶水说：“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欣然与他结为忘年之交。其中写汶水将茶煮好后，就将作者“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瓿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瓿无别，而香气逼人”。这里饮茶的房间是窗明几净，茶具又是那样地精美绝伦，荆溪壶、成宣窑磁瓿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器，在灯下看茶，只见茶与磁瓿的颜色融为一体，再加上香气逼人，这种雅趣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领略的。”汶水取惠泉也与人不同，他是“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也？”从中可见他对煮茶的水是何等地讲究，当时惠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水味之甘冽是可想而知的了，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取惠泉水之前，先将井淘空，在静夜中等候新泉涌出，只要新的泉水一涌出来，他就马上汲之。为了取水而能够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又能如此静心地等待，若不是对茶有着执着的爱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的。

情雅致者才会有如此的心情和如此的感觉。而悠然地在林中和涧水间摘着沾满朝露的嫩茶新芽，然后再用泉水煮得香气薰人，这也是只有闲适之士才能做的事。

还有廖燕的《半幅亭试茗记》中的：

亭在韵轩西之南，声影寂寥，方嫌花翻鸟语之多事也，萝垣苔砌，修竹施绕，亭赘其中而缺其半，如郭恕先画云峰缥缈，仅得半幅而已，因以为名。亭空闲甚，似无事于主，主亦无事于客。然客至不得不须主，主在不能不揖客。客之来，勇于谈，谈渴则宜茗，而亭适空闲无事，遂以茗之事委焉。安鼎瓿窑瓶汲器之属于其中，主无仆，恒亲其役。每当琴罢酒阑，汲清泉一瓶，^箑动炉红，听松涛飕飕，不觉两掖习习风生。举瓷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韵，岂知人间尚有烟火哉！地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庐，宜石坪上；时宜雨前，宜朗月，宜书倦吟成后；侣则非眠云跂石人不预也。品茗之法甚微，予从高士某得其传，备录藏之，不述也。独记其清冷幽寂，茗之理恍宜如是乎！

在这里对闲情逸志的描绘可以用淋漓尽致四个字来概括，作者先是描绘亭子的周围环境，那里是寂静无声，只有“萝垣苔砌，修竹施绕”，而亭子还缺了一半，故以“半幅亭”命名。因客人来了以后又很是喜欢高谈阔论，谈渴了就要品茗，而亭子正好空闲无事，于是主人就将煮茶品茗之事委托它了。主人也不用童仆，亲自动手，每当琴罢酒阑，就汲来清泉一瓶，将炉火扇得通红。这时听松涛，就有一种如入仙境的感觉，再慢悠悠地啜茶，这茶味直沁入心脾，于是就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烟火了。试想主人要是没有闲情雅趣的话，何以能解茶之神韵。而主人以为品茗之处“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庐，宜石坪上”，可见能在这些地方品茗的都是些幽人雅士。而品茗的时候是“宜雨前，宜朗月，宜书倦吟成后”，这又是闲适之人才能有的心情。而品茗的伴侣则非高人雅士不可。而最后的“独记其清冷幽寂”，是作者特意说明自己所喜的就是这种“清冷幽寂”的情趣。

又如屠隆的《人品》一文中这样写道：

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

在这里，作者首先强调的是茶最适合于品行雅正，具有清静淡泊性情的人饮用。因为“茶之为饮”，不但要用白石清泉，如法烹煮，还要有耐心，不能时断时续，还要经常研习烹煮之法，且细细地体会其中的深味，方能“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这就是所谓的茶趣，这茶趣也是文人的雅趣之一。在作者看来，只有具有茶趣的人，才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就能理解当时文人的茶的小品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关于僧道与茶的描写了。他们是从领会佛道的精神开始，与僧道结成好友，又从僧道那里学习茶艺。而当时的高僧与道士也都精于茶理，且他们的生活也近于隐居，所以向往山野的文人们都将他们引以为知己。文人与茶，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文人与寺庙道观及僧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在这一章里主要想谈谈茶与文人的闲情雅致，这是因为在好多茶的小品中都透出一股对闲情的追求与向往。我们认为这与当时的文人所追求的清闲雅致的情趣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品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

如陆树声的《茶寮记》叙中就写自己的“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陆树声在自己的园中建造了茶寮，他在茶寮中与禅宗的僧人喝茶聊天，互相探讨茶艺及有关修禅的各种问题。茶寮的周围环境则是“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句中所见之景，疏竹淡烟，让人有一种出世离俗之感，只有有着闲情的文人才会在这样的环境下饮茶，也只有他们才能领略其中的幽雅和韵味。

再如张大复的《茶说》一文的最后，有“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的描写。而在这段充满闲情雅致的描写之前，他以贞、淫来比喻茶性，指出“盖天下之大淫而大贞出也。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饮其韵。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顾邃之怪茶味之不全，为作《茶说》，就月而书之。”再看这段描写，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内心深处为何会被这景色深深地打动。品着清甘芳冽的香茗，在那万种风情的自然中，与清风明月为伴，望着那“茶烟树影”，聆听着那韵味深远的笛声与摄人魂魄的歌声，这在没有闲情的人是无法领会其中的韵味的。而作者则不同，他是深知茶之性情，换言之也就是深得品茶之要诀，而此要诀之中，闲情是不可少的。此处虽没有明说，但“逼人死矣”的感受却是最好的证明。

再看陈继儒的《茶董小序》中的“余以茶星名馆，每与客茗战，自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说得真好，他觉得一个人静静地品茶，可以得到茶神，而两三人一起则不免边品茶，边谈茶，所以能得到茶趣，有闲

露，露皆有珠，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吕氏春秋》云：“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为水即味重于水也”。

在“玉井水”中又引：

《十洲记》：“瀛洲有玉膏泉如酒，令人长生。”

……《抱朴子》云：“郾县山中有甘谷水，其居民悉食之，无不寿考。”

田艺衡的《煮泉小品》也是专论煮茶用水的小品，其中“灵水”一节中这样写道：

灵，神也。天一生水，而精明不淆。故上天自降之泽，实灵水也，古称“上池之水”者非与？要之皆仙饮也。

露者阳气胜而所散也。色浓为甘露，凝如脂，美如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十洲记》：“黄帝宝露。”《洞冥记》：“五色露。”皆灵露也。《庄子》曰：“姑射山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山海经》：“仙丘绛露，仙人常饮之。”《博物志》：“沃渚之野，民饮甘露。”《拾遗记》：“舍明之国，承露而饮。”《神异经》：“西北海外人长二千里，日饮天酒五斗。”《楚词》：“朝饮木兰之坠露。”是露可饮也。

雪者天地之积寒也。《汜胜书》：“雪为五谷之精。”《拾遗记》：“穆王东至大槊之谷，西王母来进崦州甜雪。”是灵雪也。陶谷取雪水烹团茶。……

雨者阴阳之和，天地之施，水从云下，辅时生养者也。和风顺雨，明云甘雨。《拾遗记》：“香云遍润，则成香雨。”皆灵雨也。固可食。若夫龙所行者，暴而霪者，旱而冻者，腥而墨者，及檐溜者，皆不可食。

文子曰：“水之道，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江河。”均一水也，故特表灵品。

在这里，他说灵水即是古称“上池之水”者，是仙人所饮之水，而露水、雪水和雨水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为了说明，他就举了《十洲记》、《洞冥记》、《庄子》、《山海经》、《博物志》、《拾遗记》、《神异经》、《汜胜书》和《楚辞》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还有在《水品全秩》中，好多有名的水都与僧道有关，如“金陵八功德水”就是“昔山僧法喜以所居乏泉，精心求西域阿耨池水七日，掘地得之。”至于好多有名的泉水都在寺庙和道观中，或是与寺庙道观离得很近。如丹阳观音寺，扬州大明寺，寺中的水都入“处士品”，作者尝之与“华亭五色泉”无异。又“宜兴涧水”中写的涧水也是在善权寺和南岳铜官山麓的寺中。“泰山诸泉”中的“白鹤泉在升元观后”，“天书观旁有醴泉”。象“天台桐柏宫水”和“黄岩灵谷寺香泉”，只要看泉名就知是在寺庙道观中了。

最合适的茶友中有“缙流羽士”，即和尚和道士。由此可见在陆树声的心目中，僧道与隐士的地位是同等的，僧道的茶艺之所以高超，是因为他们有着高尚的人格。

又如许然明¹⁴的社弟许世奇的《茶疏小引》中这样写道：

……丙申之岁，余与然明游龙泓，假宿僧舍者浹旬日，品茶尝水，抵掌道古。

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炉沸声，时与空山松涛响答，致足乐也。然明喟然曰：阮嗣宗以步兵厨贮酒三百斛，求为步兵校尉。余当削发为龙泓僧人矣。¹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然明他们和僧人的关系是非常之好，他们在寺庙中与僧人一起饮茶，一起谈古论今，听那煮茶时的沸声和那空山中回荡的松涛声一问一答。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然明为之流连忘返，居然想“削发为龙泓僧人”。可见当时的文人对僧人的这种近乎隐居的生活是非常地羡慕。而佛教的玄妙深奥的佛理，又使文人对僧人有尊敬之感。这样文人与僧人的相处也就非常和谐，他们之间没有文人中的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有的只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这恐怕也是他们爱在一起饮茶的原因之一吧。

再有煮茶都很讲究“择水”，如《茶疏》中有“择水”篇，开头这样讲道：“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可见水是何等的重要。张大复有《试茶》一文，开头就是“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亦八分耳。”都可见只有好水才能煮出好茶。陆树声“煎茶七类”中也有“品泉”一类，其中说到“泉品以山水为上”，此中的“泉品”即是煮茶用的水。而谈到水就会与道教和道家的关于水的论述发生一定的联系，如明代的文人徐献忠¹⁶专为煮茶用水撰写了《水品全秩》，上卷专门论水，从“源”“清”“流”“甘”“寒”“品”六个方面展开，再加上“杂说”。在论“流”中，作者就引用了《易》和《老子》中的论述，文中这样写道：

《易》谓：“山泽通气。”山之气，待泽而通；泽之气，待流而通。

《老子》：“谷神不死。”殊有深义，源泉发处，亦有谷神，而混混不舍昼夜，所谓不死者也。

在这里，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水泉虽清映绀寒可爱，不出流者，非源泉也”。即一定要不断地有新鲜的水流进来，这样的水才称得上是山泉。

《水品全秩》的下卷是专门介绍有名的泉水的，这就跟道教的神仙说发生了很多联系，作者在“上池水”中写道：

《续齐谐记》：“司农邓沼，八月朝入华山，见一童子以五色囊承取柏叶下

在写完静参羽士谈茶事后，他这样写道：“此等语，余屡为人述之，则皆闻所未闻者，且恐陆鸿渐《茶经》未曾梦及此矣”。在他以为，静参羽士的茶论是深得茶之真昧，就是茶圣陆羽也想不到他的《茶经》居然还有那么多没有论到的地方。静参主要谈的是茶名和茶品，这些都是作者在以前闻所未闻的。当时有很多卖茶的都聚集在“武夷九曲之末”的星村做交易，他们卖的不是真正的武夷茶，而是“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贗充者”，这些假武夷茶就是武夷山下人也不能辨别。当时的官僚和富豪人家也都竞尚武夷茶，但他们只知道最好的是花香中的等而上者小种，其实山中以小种为常品，最好的是奇种。

陆树声在他的《茶寮记》中写自己与禅僧在茶寮中坐禅品茗，并从禅僧那里得到不少指点。他这样写道：

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终南僧明亮者，近从天池来，饷余天池苦茶，授余烹点法甚细。余尝受其法于阳羨土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汤，所谓蟹眼鱼目，参沸沫浮沈以验生熟法皆同。而僧所烹点味绝清，乳面不黦，是具人清静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云跂石人，未易领略。余方远俗，雅意禅栖，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赵州耶？时杪秋既望，适园无诤居士，与五台僧演镇，终南僧明亮，同试天池茶于茶寮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陆树声很喜欢与禅僧在一起喝茶和谈论茶艺，只要有禅客来，就与之相对而坐，或是坐禅，或是品茗，一起讲一些彼此熟悉的事情，恐怕谈得最多的还是禅和茶吧。他写终南山的僧人明亮不仅馈赠他天池苦茶，还将烹点法也教给了他，且教得特别细。令他感动的是，明亮所教的烹点法虽与他以前从阳羨土人那里学来的一样，但明亮烹点的茶味绝清，茶面上的油沫也不黑，有着品茗之人清爽的口味的秘诀。他从明亮所点的茶中悟到这一味不是在山中的隐居之人是不易领略的。而自己现在能远离俗世，像僧人一样在山林中栖息，也是因为饮茶而得到的悟性。

陆树声还为饮茶列了“煎茶七类”，这七类是“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他在“茶品”中这样写道：

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

这里的“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也包括僧道在内，这是因为他在其后写“茶候”须是“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而“茶侣”则须是“翰卿墨客，缙流羽士，逸老散人”。在这里，最适合饮茶的地方中有“僧寮道院”，即寺庙道观；

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种也。”这些都是当时的寺观中注重茶道的真实的记录。

再如如潘介¹³的小品《中冷泉记》中写作者去金山找中冷泉水，乘小船“破浪登山”，只听见波涛声在呼啸，几经曲折总算“得见世所谓中冷者”，被叫做中冷泉水的井上盖了一座瓦亭，围井的栏杆上刻满了龙，寺庙里的僧人争着汲井水到茶肆中去。这天是钱神的生日，人们都争着到寺庙里去为之祝寿，摩肩接踵，不下数万人，茶坊都满得无法再接客了。可见当时开茶坊，让进香客喝茶，也是寺庙的一项不错的收益。

当时的茶道还非常讲究烹茶的水，只有好水才能将茶中的精英引发出来，而僧道于水也是非常之精通，这除了与寺庙道观都在山中有关之外，也与僧道精于取水之道有一定的关系。《中冷泉记》中就写作者在茶坊中喝的所谓中冷泉水的味道与江水无异，后又历尽艰险，“穷尽金山之胜”，但终因得不到汲水用的“铜瓶长绠”，又加之不知中冷泉在何处，只好望洋兴叹。后幸遇憨道人，才喝上了中冷泉水。道人不仅有汲水的“铜瓶长绠”和知道如何汲水的诀窍，还知道中冷泉窟的位置和汲水的时辰。道人汲满水后就移舟上岸，然后用瓦铛煮水，水沸后，作者“就道人瘦瓢微吸之，但觉清香一片，从齿颊间沁入心胃，二三盏后，则薰风满两腋，顿觉尘襟涤净。”试想，若是作者没有遇到此道人的话，何以能吸到这天下闻名的中冷泉水。

梁章钜的《品茶》还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向道人请教茶事，在听完道士的论茶高见后，他对道士能如此精于茶道是非常地钦羨，同时也为自己能得到高士的指点而感到庆幸。其中这样写道：

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种而已。山中则以小种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种，此山以下不可多得，即泉州、厦门人所讲工夫茶，号称名种者，实仅得小种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种，如雪梅、木瓜之类，即山中亦不可多得。……此亦必须山中之水，方能发其精英，阅时稍久，而其味亦即消退，三十六峰中，不过数峰有之。各寺观所藏，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之锡瓶贮之，装在名种大瓶中间，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淪之。其用小瓶装赠者，亦题奇种，实皆名种，杂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种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淪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

及求道有关。

在上一章里提到当时的文人崇尚归隐，其实他们在归隐时还热衷于修禅求道。在明代末年，社会上风行信佛修道，《五杂俎》卷八中就这样写道：

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啐诵咒吹，器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矣。

而这一社会风气起始于当时的士大夫热衷于参禅问道，特别是对仕途感到厌倦的士大夫，他们更是迷恋于“学仙谭禅”。这里的“仙”当是指道教，这是因为明代的世宗皇帝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明中叶以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退出仕途的文人中隐居山野之风日盛，他们修禅学道，以之为乐。陈宏绪在《寒夜录》中说的：“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即是指的这种现象。明末的茶的小品的作者有的是当时高僧的世俗弟子，有的则与高僧往来密切，还有的则受禅宗的影响很深。如袁宏道就觉得自己于禅宗十分精通，他曾这样说道：

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惟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惟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¹⁰

袁宏道确实是有一段时期醉心于修禅，袁小修的传记中就有袁宏道与僧人一起修禅的记载：

归未几，伯修下世，先生感念，绝荤血者累年，无复宦情。时于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先生谐中道与一二名僧共居焉。潜心道妙，闲适之余，时有挥洒，皆从慧业流出，新绮绝伦。¹¹

还有象陆树声、陈继儒、钟惺、冯梦龙等人也深受禅宗的影响，陆树声还有关于佛学的专著《禅林余藻》。由此可见，当时的文人与僧道的交往是非常之多。而当时的僧道都对饮茶非常讲究，各处的寺庙道观都有以茶待客的习惯，因此茶的小品中就有许多关于僧道与茶的描写。如袁枚¹²就写自己游武夷山时，“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若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从这里可见当时的寺庙道观中都盛行茶道，僧人们也热衷于结交当时的名士，尤其是当名士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他们都争着把自己收藏的名茶献给名士喝，在他们看来，只有名士才懂得茶的真味。

梁章钜在他的《品茶》一文中也写到静参羽士告知他，当时的各寺观都藏有极其珍贵的奇种名茶，“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之锡瓶贮之，装在名种大瓶中间，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淪之。其用小瓶装赠者，亦题奇种，实皆名种，杂以木瓜、

《茶董小序》中写：“江阴夏茂卿叙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觞政不纲，曲爵分慙，诋呵监史，倒置章程，击斗覆觚，几于腐胁，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入仕是不屑一顾，“何如隐囊纱帽”的语气是如此的轻巧。更妙的是，他不但要其人扔掉乌纱帽，还要将茶来洗掉其人在宦途上所积累的污垢。在他看来官场乃是藏垢纳污之所，而只有茶才能洗得净这已似积了百年尘土的胃，即将世俗的东西全部去掉，重新做人。他将茶与隐逸相提并论，指出茶是隐士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在此序中将酒与茶作比较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这里的“幽韵如云”和“茶类隐”都是真正隐居在山林中的与茶为友之士才能道出的心声。又如廖燕的《半幅亭试茗记》中这样写道：“亭在韵轩西之南，声影寂寥，方嫌花翻鸟语之多事也，萝垣苔砌，修竹施绕。”“每当琴罢酒阑，汲清泉一瓶，^簾动炉红，听松涛飕飕，不觉两掖习习风生。举瓷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韵，岂知人间尚有烟火哉！”在这里，作者的半幅亭周围竟是如此的寂寞冷清，连花翻鸟语居然也都成了多事，可以说比深山中的隐士之居还要寂寥吧。再看作者“琴罢酒阑”，汲来清泉一瓶，将那炉火扇得通红，“听松涛飕飕，不觉两掖习习风生”，此时可谓魂魄已入仙境，再“举瓷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韵”自然是不知人间尚有烟火了。这一切都是崇尚隐逸的人们所渴望达到的境界。还有一些茶的小品在谈到“饮时”、“饮茶所宜者”时也都以隐士的生活为基准，如徐渭就说过：“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里虽说也有着文人的其他雅趣在中，但其中最为突出的恐怕还是隐逸的情趣。关于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总的来看，在茶的小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这种隐逸的情趣。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品的作者大多都有着归隐尚隐的倾向，而茶的小品中也都有着浓厚的隐逸情趣。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茶的小品为何能在这一时期如此盛行，确实是与文人中盛行隐逸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在这一章里主要想谈谈茶的小品与释道之关系，这是因为在好多茶的小品中都提到禅僧或道人，而这些禅僧与道人又都精于茶道，我们认为这与当时的文人信佛修禅

而清初的好多文人则是除去归隐别无它路，归隐是他们拒绝为清朝廷服务最好的理由。他们只能在山林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清中叶以后，由于清朝的历代皇帝对汉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崇拜，汉族文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只是这些文人由于受前辈文人归隐尚隐的影响殊深，所以这一时期亦官亦隐的风气也颇为盛行，即便是落魄文人也会在闹市中追求归隐的乐趣。于是这一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小品，这些小品是他们在归隐或亦官亦隐时写下的感想和体会，山水游记是他们遨游山林湖泊时对大自然赋予人们的优美景色的赞叹，品茗饮酒的小品则是他们对此中感受的记录，抑或是对此举的某种新的认识。总之，只有在精神上达到了隐逸的境界之后，才能写出这类小品。所以我们可以说，茶的小品为何会在这一时期如此盛行是与文人的归隐尚隐分不开的。

我们再来看这些小品的作者，先看明末，《茶寮记》的作者陆树声²年轻时很有才华，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但他性恬退疏散，有林下之志。他通籍60余年，居官未及一纪，可见他为官的时间之短。《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衡³，世人都说他为人高旷磊落。有逸话说他年老时，朱衣白毛，挟两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具座酬唱。斗酒百篇，人疑为谪仙。作《考槃余事》的屠隆⁴在任知县期间也是经常与当地名士饮酒作诗，游山玩水。作《茶德颂》的周履靖⁵亦尝编篱引流，杂植梅竹，读书其中，自号“梅颠道人”。而作《茶董小序》的陈继儒⁶则隐居在昆山之阳，后筑室东余山，杜门著述。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写《闵老子茶》的张岱⁷在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穷困而终。而写《芥茶笺》的冯可宾也是“入国朝，隐居不仕”。再看清代，作《半幅亭试茗记》的廖燕⁸虽为清人，因生于明季甲申崇祯国变之岁，及长，抗节不仕，以布衣终。有名的才子袁枚为乾隆进士，先后在很多地方任过知县，都有政绩。但后于江宁小仓山筑室闲居，专事著述，不复仕。从上面所举的作者的例来看，可以说茶的小品的作者大多都是与归隐尚隐有缘的了。

再有这些茶的小品中也有着归隐情趣的描写，如陆树声《茶寮记》叙中有“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如果没有归隐尚隐的志向是决不会建造这样的茶寮，也绝对没有欣赏竹林中隐隐茶烟的心情，更不会有与僧人在茶寮中喝茶聊天，探讨茶艺及修禅的闲情。再如张大复⁹的《茶说》一文，最后有这样一段描写：“是夕船过鲁桥，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设想若不是超然尘世的文人，焉能为这“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的景致激动欲死。又如陈继儒的

论明清文人与茶的小品

顾 雯 顾春芳

从明代末期到清代，文人们写了不少有关茶的小品，从这些小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文人的饮茶与尚隐，参禅修道，闲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下拟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这一章首先想谈谈这些茶的小品与当时文人中的隐逸思想之关系，这是因为这些小品中大多都有隐逸情趣的描写，所以我们认为这与小品的作者有着归隐或尚隐的倾向有关。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与隐逸有着不解之缘，隐逸避世也始终是文学的一个主题。有些文人看到朝政昏暗，不愿出仕，就隐居在山林；有些则是在出仕后遇到各种挫折后悟到了只有归隐才是人生的最好的归宿，于是也来到了山林中；还有一些文人则是身居官位，向往隐居，过着或官或隐的生活。近年来这一人文现象被称之为“隐逸文化”，关于隐逸文化的产生及其原因，徐清泉是这样认为的：

按史料可考者观之，隐逸文化孕育于先秦至两汉，成形于魏晋六朝，烂熟于宋元明之际。隐逸文化勃兴的思想根由在于“天人合一”及儒道释各自相关的隐逸理论。¹

在这里，徐清泉说隐逸文化是“烂熟于宋元明之际”，没有提到清代，其实有清一代的隐逸文化较之宋元明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的。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尤其是清初的汉族文人，在对隐逸精神的领会方面，较他们的前辈可以说是更深更透。如果说明末的文人开始还对统治阶层抱有幻想，还想发挥自己的经世之志的话，那么在清初，好多遗民文人从一开始就不愿出仕为满清效力，他们辞官的最好理由当然是归隐。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末的文人最初还是比较积极地参与政治，进入宦途，后来因为看到内忧外患，报国无门，才辞官归隐，抑或边官边隐，这隐即是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